

闯关东百年长卷之

# 关东过客

黄世明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代匪王的传奇故事  
一群豪杰的悲壮演义  
一个让人们热血沸腾扼腕长叹的传奇故事  
一部全景再现闯关东风貌的长篇历史小说



闯关东百年长卷之

# 关东过客

黄世明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黄世明 2007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东过客 / 黄世明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313-3081-3

I. 关…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36040号

## 关东过客

---

责任编辑 韩忠良

责任校对 白光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联系电话 024-23284393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60mm × 230mm

字数 355千字

印张 20 插页 2

印数 1-10 000册

版次 2007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86526528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3812199

## 小帽儿

花小尤被三个半男人和一只猩猩同时爱上了。

三个男人中，一个是曾经的土匪头子，现在的黄花寨寨主慕雨潇。关于他，东北民间的传说足可以编成一本厚厚的书。说他杀人从不用刀枪棍棒，张嘴一口清痰飞出，痰在飞行中寒化成冰，三丈内必夺人性命。说他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当胡子时曾一夜之间抢了十个大户，官军上万人马追他三天三夜，被他引进孝子山中的穿心洞，三声炮响，封死了洞口，上万人马无一生还。还说他奇人净做怪事，土匪窝里出没，却喜看书，看书也看得邪，把那书先拆成一页一页的再看，看完一页扔一页，统统送给下人揩屁股。

另一个是唱二人转的，艺名大肚蝥蝥，号称东北第一丑，实际上却是东北第一“黄”，不论是台上台下，只要一张嘴，总离不开下三路。花小尤第一次见他，刚寒暄两句，他就讲了一个老公公和儿媳妇的故事，说儿媳妇坐着水桶烧火做饭，老公公要去挑水，就说，儿媳妇，你欠欠腚，我要桶。花小尤听了先是一阵爆笑，接着就狠狠地扇了他个大耳雷子。

再一个男人就是“奉天朝鲜人相助契”的总领，朝鲜名叫南时顺，真实身份却是日本现役军人，负有特殊使命来到中国。从外观上看，他应该最符合花小尤的择偶标准，一副金丝边眼镜，一张白皙的脸，一双深沉的眼睛，人长得帅，歌唱得好，说话彬彬有礼，做派高贵，一看就很有教养，可花小尤的幸福却最终毁在他的手里。

那半个男人就是老关东了。其实，老关东既不老也不关东，山东黄县人，今年十五岁。七岁时家乡闹瘟疫，染病的爹娘临死前，把家里仅

有的一点地瓜干面给他蒸了十个馍，说了句“孩子，命大你就闯去吧”，大睁着满是泪水的双眼离他而去。老关东一个眼泪没掉，抹过身把那十个黑馍，两个塞进肚里，八个塞进怀里。到乱坟岗子挖了个坑，把父母埋了，就跟着一个本家哥哥闯关东来了。刚出山海关，还没辨明东南西北，本家哥哥就莫名其妙地不见了踪影。老关东哭了一阵，骂了一阵，蹲在山海关的城门洞子里拉了泡尿，突发奇想，反正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好，俺日他娘的，尿尖尖冲哪儿我就往哪儿走。吭哧吭哧最后一用劲，他低头一看，那热乎乎的小尖尖正冲着东北方向，他提起裤子，屁股也没擦，就一步踏进了关东的黑土地。

那只猩猩，是慕雨潇养的宠物，人称“猩爷”，正当壮年，聪敏异常，颇通人性。猩猩都会龇牙咧嘴，算是笑，猩爷却会各种表情的笑，会讨好的笑，会气人的笑，还会淫荡的笑。经过慕雨潇长达数年的训练，成为超级杀手，前爪缚两把三齿铁钩，杀人从不用第二下！

## 第一章

1 刚出山海关，老关东率领的队伍就炸营了。

爹娘呼唤儿女，丈夫招呼妻子，像军营里点卯，却比军营里乱，乱得一塌糊涂。

胡爷站在“天下第一关”的横匾下，像一座塔，左手搂着娇小的妻子，右手搂着粗壮的儿子。头发很短，胡子却长，满脸毛乎乎的，直连着脖子，圆睁着一双精光四射的眼睛，警觉地看着身前左右。

老关东从太师椅上下来，伸了一个懒腰，活动活动腿脚。这一路上，他都是坐在这把太师椅上，由天黑和天亮一前一后，像抬滑竿似的抬着。天黑和天亮是兄弟俩，天黑时生的叫天黑，天亮时生的叫天亮。

队伍中还在乱着，当爹的抓紧孩子的手，当娘的抱紧怀里的包袱，谁家孩子猛一声哭喊，都能让所有人心里打一哆嗦。

这情景，老关东见多了，每次从关里领人到这儿，队伍都要乱上一阵。闯关东的人中流行着一种说法，说山海关的东门名为“镇东”，有这城楼镇着，关里可保太平无事。可出了这东门，妖魔鬼怪就猖獗了，明明是手里拉着孩子，拉得紧紧的，迎着太阳刚打了一个喷嚏，孩子就没影了。这说法，老关东也信，八年前，他也是一出镇东门，本家哥哥就莫名其妙地不见了踪影。

乱了大约半个时辰，看看谁家孩子也没丢，谁家行李也没少，人们从行李中拿出所有能御寒的衣服，全都装备在身上，互相招呼着，就又上路了。

老关东坐着太师椅，由天黑和天亮抬着走在最前边。后边紧跟着以



家为基本单位的大队，两千多人。有的推着独轮车，车上一边坐着白发苍苍的老娘，一边坐着俏脸红红的媳妇。有的挑着担子，前边筐里躺着闺女，后边筐里坐着儿子，媳妇则怀抱着一只老母鸡或是一只小狗崽，紧捋着小脚，慌急地跟在后边。

出山海关二里地左右，有一个小山名叫欢喜岭。胡爷问，为吗叫欢喜岭？老关东顺嘴开始胡诌，说老老年以前，有个老老头子，吃饱了撑着，跑这山上来消食，对着满天的晚霞喊了一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于是，这地方就被叫做欢喜岭。

跟着老关东走了一个多月，来闯关东的人们知道这孩子喜欢东拉西扯。不过，关于欢喜岭的胡扯他们愿意听，想象着老老年以前，那个老老头子来到这里时，大概就是现在这种情景：太阳还没落尽，在似乎很近也很缥缈的天边上，搭着半张红扑扑的脸向人们慈祥地笑着。四野里一丝风也没有，却时不时地有一缕缕暖意，从地下从天上无声无息地浸过来，漫过来，让人从心里往外感受着一种不好言传的舒坦。几只欢欢实实的小马驹，从出关就挤在他们的队伍里，毛茸茸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他们的独轮车，看着他们单薄的小耳棉帽。有人一笑，它们马上接过去，扬起湿乎乎的小嘴巴，似乎也想报以一笑；有人假装生气一瞪眼，它们马上歪起头侧着脸，一副很委屈的样子，好像在说，我很喜欢你们啊，干吗要生气呢？当最后确认出，这只不过是一个善意的玩笑时，它们畅意地长嘶一声，腾出丈八尺远，柔软的长鬃快意地飘起，抖动起一片红灿灿的霞光。

这些关里人万万没有想到，初次叩响关东的大门，不但没被什么妖气邪气侵扰，反而得到这样温馨的礼遇，不由念叨起欢喜岭的名字，眼中感觉到了湿润。

这些人中，除了老关东以外，没有一个人来过东北。他们对东北的印象都来自于旁人的描述和自己登堂入室式的联想和想象。他们曾经是那样坚定不移地认为，东北是蛮荒的化外之地，尽管这里土地肥沃，风光秀美，资源丰富，但恶劣的气候，野悍的民风，会使在黄河文化、中原文明和孔孟之道中浸润多年的人很难适应。他们觉得这里应该是常年瘟疫流行，人们夏天应该是只穿一条兜裆布，脑袋大，肚子大，脖子粗，腿粗。冬天则戴着兽皮帽，穿着兽皮衣服，常年裹在腥臊的兽皮里，穿虎皮就是虎，穿狼皮就是狼，腔子里的兽性怕是要多于人性。

就在这些关里人摇头感慨之时，下雪了。

此时的天际还残留着一抹微红，那雪就轰轰烈烈地落下来了。没有先兆，没有提示，没有由疏而密的过程，只一瞬间，天和地就全白了，远处的群山，近处的田野，都裹在密密实实的雪幕之中。

关里也下雪，也下过鹅毛大雪，也下过那种如筛面罗丝网中落下的干干爽爽的急雪，但这样的雪还从来没有人见过。这雪不是在下，大片大片的雪花分明是在舞，是在飘，是在由下往上旋，那雪带着细小的绒毛，一弯一挺地舒展着腰身，舞着旋着，旋着舞着，眼瞅着就旋在了一起，拥在了一起，组成一个个浑圆晶莹的大雪团，直上直下地砸下来，你期待的那乒一声、咚一声还没有听到，雪团就哑然地分裂了，破碎了，带着一种快感的余韵，软软地卧在那无尽的沃野之上。

“棉团雪，棉团雪！”老关东兴奋地叫起来。

“吗叫棉团雪？”在前边的天黑回过头来问。

老关东又谄起来，说棉团雪就是一团一团地抱着往下落的雪，说长白山有个老头儿，三百多岁了，只在十岁那年见过一回棉团雪。下棉团雪，天不能太冷，太冷，雪抱不到一起去，也不能太热，太热，还没下到地上，就泥了，就软了，也舞扯不到一块去，还不能有风，一丝风也不能有，更重要的是，那雪花得大，得厚实，三片五片就能抱成个团。老关东说着，兴奋起来：“父老乡亲们，哥们儿弟兄们，跟着我老关东，你们算是跟对人，东北人讲，谁遇上棉团雪，谁的好运就来了！”

胡爷抬头看了看天，说：“看这雪的样子，满东北怕是都在下，满东北都走运，也就算不上什么运了。”

“胡爷啊，改个名吧，叫胡鸡巴扯算了。你知道不？从沈阳往北，这会儿还他妈冻得硬邦邦的，雪是能下，下不成棉团雪，再往关里，也有可能下，可哩哩啦啦地，早变成雨了。来，往高点儿抬，我要撒尿，我这人一高兴就想撒尿。”老关东说着，从太师椅上站起来。

胡爷笑笑。也说不准为什么，他一见面就挺喜欢老关东，觉得挺入他的眼，对他的脾气。要不然，就冲他满嘴臊话，早抡起拳头捶他一顿了。

棉团雪还在下着，老关东回头看了看，雪幕中，他的视线只能看出几米远，但他知道他率领的是一支多么庞大的队伍。这些人都是他在关里往关外的一路上搜罗来的，这些人中没有孬种，娘儿们是娘儿们，汉子是汉子，没点硬心气是不敢走上这条路的。他想想就觉兴奋的是，这些不甘于在家乡等死，一腔子血气的人，竟都成了他的兵，他的属下。他们像请教师长一样地向他请教，问他关东风，问他关东雨，问他是不





是在家里支上锅，烧上火，真就会有野鸡往锅里飞。他们像敬重尊长一样地敬重他，他说走就走，他说停就停，他说饿了，马上就有馒头煎饼递过来，煎饼里还卷着大葱。尽管到了沈阳，他的使命完成了，这些人从此也不再是他的属下，但他想想还是觉得光宗耀祖，还是觉得趾高气扬。

“来，把椅子抬高点，再抬，再抬，举过头，好，就这样。”老关东说着，解开了裤子，他准备把到沈阳前的这泡尿也撒得光宗耀祖，趾高气扬。

一条水柱冲天而起，老关东下边使着劲，上边也使着劲：“后边的大姑娘小媳妇听着，都把眼睛闭上，看这东西是要闹眼……”

一句话没说完，老关东闭住了嘴。他看见前边出现了一标人马，马是清一色的白马，人也是清一色的白衣白裤，大约有十几个人，都拿着短枪。

**2** 这是“奉天朝鲜人相助契”的人，十几个人中，有朝鲜人，也有日本人。当时的东北，正像小孩子唱的那样：大清朝，改中华，人人都把小辫割（读 gá）。旧势力垮了，新势力羽翼未丰，最是兵荒马乱，最是无法无天。俄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全一窝蜂地往东北挤，占地盘，抢人抢钱，扩充势力范围。当地的握有枪杆子的人，今天是胡子，明天成了军人，后天又成了胡子。这么些心怀鬼胎的人拥挤在一块土地上，舞刀弄枪，你抢我夺的，把个好端端的东北砍杀得终日鲜血淋淋，哀鸿遍野。

一个长得很茁壮的人驱马前行了一步，问：“有没有愿意去抚顺挖煤的，管吃管住，一个月十块奉票。”

老关东坚持着把那泡光宗耀祖的尿撒完，系好裤子，坐在了太师椅上，想雷霆万钧地咳嗽一声，咳出的效果却不太理想，他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知不知道这是黄花寨的人？”

那人下马走到老关东面前：“我来看看，是黄花寨哪个当家的？”

老关东是黄花寨寨主慕雨潇的干儿子，在黄花寨中，除了慕雨潇，无人敢惹，自是骄横惯了的。听这么一问，老关东挺直脖子，刚想开骂，脸上突然挨了狠狠的一拳，惨叫一声就从太师椅上滚了下来。

几乎就在老关东滚下的同时，两声枪响在夜空里炸起，白马队中有两个人栽下马，从脑门儿正中喷出的血把身前的白雪戳出一串黑窟窿。

所有的人都看见了，枪声是从左前方一片坟茔地里发出的，那坟地长着茂密的柏树。

白衣人很快就从一时的慌乱中镇定下来，纵马向坟地包抄过去。

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满世界静静地，听不见任何声响。突然，坟地里传出一声不知是什么东西发出的怪叫，那声音极凄厉、极恐怖，让所有听着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动作幅度极大的冷战，连颈椎都随着咔吧吧地响了一声。

离得最近的白衣人更是被这叫声吓得瘫软了身子，还未能从极度的恐惧中挣脱出来，就见坟地中像一阵风似的掠出来一个庞然大物，一颗头足有酒坛子大，长发飘逸，浑身闪动着贼绿的光。但见它伸着超长的手臂，在白衣人中，左右纵横，上下翻飞，只一眨眼工夫，就把十几个白衣人全部打倒在地，把一声声惨叫生生按在松软的雪地上。

十几匹马抖颤着蹄声，一瞬间跑得无影无踪。怪物消失了，坟地里又恢复了旧有的宁静。

先是一个孩子哭了起来，接着队伍中所有的孩子都哭起来。女人们哄着、骂着，自己也不觉跟着哭出声来。

老关东从地上爬起，快步跑到坟地旁，十几个白衣人全都咽了气，每个人脸上都是三条深达寸许的伤痕，血已经凝固，像一条条蚯蚓似的趴在白衣人的脸上身上。老关东狠狠地踢着这些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尸体，骂着：“敢打黄花寨的主意，瞎了你们的狗眼！”

关里人围了过来，天黑和天亮站在前边，人们默默地看着这些惨不忍睹的尸体，看着像小丑似的在尸体间跳来跳去的老关东，脸色沉重得像一尊尊石像。

老关东还在踢打着那些已毫无知觉的尸体，一边踢一边说：“是猩爷干的，干得漂亮，干得过瘾！”

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没有人搭话，也没有人问猩爷是谁，几乎所有的人都看着地上那些尸体，几乎所有的人在刹那间都在心里涌出一种冷飕飕的感觉，在这片陌生的充满杀机的土地上，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像这些白衣人一样，横尸荒野，成为无助地面向家乡哭号的孤魂野鬼？

老关东从一具尸体上扯下一块没有染上血渍的白布，擦了擦脚，抬起头，冷冷地说：“都怎么了？害怕了？吓住了？害怕可以往回走啊！你们知道这东北的土地为什么是黑的吗？那是因为它喝了太多的血，喝了太多的人血变成的！”激愤之中，老关东把他从干爹慕雨潇那里学来的话说了出来，他根本就没想这些话一出口，会不会在这些已经萌生退意的本分人心里产生更大的冲击波，从而掉头西去，把自己三个多月的使



命变成了一场空。他心里有底，这些人已经没有了退路，他们家乡的树皮已经被吃光了，人们把所有能吃的东西也都吃光了。他们前进，有生有死，如果后退，那只能是死！

一阵沉闷的铃声从坟林后响起，一匹瘸马拉着马车从林子后吱扭吱扭地拐出，迎面向他们走来。车上拉着一口白茬儿棺材，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儿戴着关里特有的小耳蓝布棉帽，搂抱着一根用高粱秆扎成的灵幡儿，幡条子似乎还沉陷在悲哀中不能自拔，软软地垂着。一个妇人死尸般地跟在马车后边，对眼前这黑压压的人群看也不看，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儿，扯着妈妈的衣襟，在后边磕磕绊绊地走着。

老关东看了看那妇人，看了看跟着他已走过几千里路的这些人，说：“东北这地方不是什么人都能来的，都想好了，想回去等着饿死的，跟这老娘儿们走；想咬牙挺一挺寻个好日子过的，就跟我来！”

老关东说完，再也不看这些人，掉头就走。

他走得很慢，慢得已不能再慢，他知道这些人绝大多数还会跟着他走，在生与死的选择上，谁也没有理由只选择死亡。

果然，他身后响起了脚步，他回头看了看，胡爷携妻领子跟了上来，天黑和天亮紧跟在他的身后，仍然抬着那把太师椅。再往后几米远的地方，黑压压的人群已经很自然地排成了队，就像他们从关里出发时一样，没看见有哪个人掉头西行。更让他惊奇的是，在他的视野中，那个死尸般的妇女竟然牵引着那匹瘸马，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回环，走进了他率领的行列中。

老关东得意地笑了，他觉得此时应该跟这些也挺让人感动的“臣民们”说点打气的话了：“这就对了嘛！人活就活这一口气，几个死人就把咱吓跑了？我告诉你们，闯关东的没有软蛋！再说啦，跟着黄花寨走，没有亏吃，别忘了，咱可是赶上了别人一辈子也遇不上的棉团雪！”

队伍中有了活气，一个孩子的声音响起：“妈，我饿。”

老关东仍觉得意犹未尽：“再有不长时间就到了，趁这工夫，我教你们说东北话吧。”

队伍的反应不很强烈。

“怎么？不大愿意学是不？给个明白话，愿意就喊一嗓子！”

“愿意！”终于有了回应，声音还挺大。

老关东清了清嗓子：“那好，都听清了，来了——”老关东顿了顿，突然粗声大嗓地喊出一句，“他妈拉巴子的！”

整个队伍的人都傻了，好一会儿，才有人说：“这不是骂人话吗？俺那儿也有人这么骂。”

老关东笑了：“是骂人话，也不是骂人话，这话，东北人生气时说，高兴时也说，老人喜欢谁家小孩，经常是摸着孩子的脑袋说，他妈拉巴子的，长得真招人喜欢。听了个招笑的笑话，也经常是一边往出喷笑，一边说，他妈拉巴子的，逗死我了。所以，在东北，你得会说这句话，你不管是喜，还是愁，也不管是哭，还是怒，这话都好使，就单说骂人吧，会说这个就什么也不用学了，用不着像咱们那儿似的，我日你姐，我日你妹子，我日你矜子，弄那么些远亲近邻的有什么用，不如这一句话来得实在、管用。好，都听好了，我喊一——二，咱们一起喊，准备好了，一——二！”

“他妈拉巴子的。”

喊的长短不齐不说，还有气无力的。

老关东生气了：“你们喊的是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句话的学问大去了，东北人的血性，东北人的豪气，东北人的骨头棒子，东北人的杀人不眨眼，都映着这句话呢。看过东北人打架没？不管对伙多少人，不管自己能不能打过，喊一声他妈拉巴子的就上去了。听说过满人的八旗兵没？一句他妈拉巴子的，从黑龙江一直打到海南岛，你不服？你不留辫子？他妈拉巴子的，把你脑袋打放屁了。咱们从关里到东北来，要想站住脚，就得把腰挺直了，把气充足了，这不光是一句话的事，这是一股狠劲，一股硬劲！今天咱们在这里喊，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东北人，他妈拉巴子的，我来了！老子来了！来，拿出劲头来，听我的，一——二——”

似天空里突然滚出一声炸雷，几千人的嗓子发出同一声喊：“他——妈——拉——巴——子——的！”

这声音喊得豪迈，喊得凶猛，喊得吞天吐日，喊得气壮山河，气势不减的回声从不远处的大山反弹回来，又以更猛的气势向山里冲去。

一列客车从远处快速驶来，车窗中挤满了同他们一样的小耳棉帽，车头后的煤水厢里跃动起几个黑黝黝的脑袋，一闪而过之时，把一句同样是气吞山河的吼叫留在白茫茫的原野里：“他妈拉巴子的！”

一人一马孤零零地站在林子旁，雪地上，马上的人一张脸惨白地，漠然地看着这山，这雪，这飞驰而过的列车和这些倾情笑骂的关里人。胸前的衣襟上画着四个人头像，分别是喜怒哀乐的表情。



这是公元一九一三年的早春。

**3** 来闯关东的人都要先拜孝子山，谁立下的规矩不知道，反正都要去拜。

孝子山山高林密，风光秀美，距黄花寨三十多里地。

孝子山原本不叫这个名。相传清朝初年，有一颜姓父子俩，在家乡犯了命案，从山东逃到关外。当时的东北，被清王朝视为龙兴之地，关内汉人胆敢擅入，立杀无赦。父子俩不敢露面，寻个无人的所在，搭了个窝棚住了下来，靠进山打猎采药为生。一日，父去山外人家卖药材，几日未归。儿子离家寻父，走到此处山下，突然发现草丛中有一个看着眼熟的东西，扯出一看，正是父亲装药材的背袋，上面沾满了血。就近再一寻找，又看见了父亲沾血的毛发和几个老虎爪印。儿子知道，父亲是被老虎吃了，他痛哭一场，回家取出猎枪和长刀，就钻进了这深山老林里。追寻了三日，终于让他摸到了老虎的栖身地。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老虎不是一只，而是两只，一公一母。他开枪打死了母的，未等再开第二枪，那只公虎已扑上来，一爪就把他的枪打落，血盆大口冲着他的脑袋就咬了过来。他一闪身惶惶躲过，抽出长刀与老虎拼杀，一连捅了老虎七十多刀，自己也被老虎抓得遍体鳞伤。就在他又一次被老虎扑倒，眼瞅着就要命丧虎口时，他瞅准机会，用尽所有的力气，一刀就捅进老虎的嘴里，连胳膊都伸了进去。老虎惨叫一声，倒地死去，他却再也没有力气拔出长刀，圆睁着双目，也死在山上。后人感慨于这颜姓后生为父雪恨的勇烈，从此把这山就称为孝子山。

有人考证，这颜姓父子应为闯关东的先行者。所以，当成千上万的关里人成批成批地涌入东北时，这孝子山就成了闯关东人的朝圣地。经过多少人不断地传说、演绎，那吃人的老虎成了疯狂排外的满人化身，颜姓长者成了为子孙后代寻找幸福之路的先驱者，而勇杀恶虎的颜姓后生则成了闯关东人神勇无畏、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凡是闯关东的人，不管是路过，还是专程前往，都曾拜过孝子山，期待先人佑护，保后来者逢凶化吉，一帆风顺。

老关东领着这两千多人在孝子山下选了个平坦的所在，朝着陡峭的山崖，每人磕了三个头。老关东每年都要来这里磕头，磕得多了，免不了有些马马虎虎。可那些关里人却极其认真，像在庙里拜佛或是年节里拜神，头磕着，嘴里说着，自然都是一些讨吉利的话。

拜完孝子山，胡爷就与老关东分手了，他们十几个要去黑龙江投奔亲属。老关东说：“胡爷，在那边要是不顺当，到黄花寨来，我随时恭迎大驾。”说着，把自己的一个毛围脖摘下，给胡爷的小儿子上，说：“那边冷，别冻着孩子。”

胡爷也没推让，只是说了一句：“我会来看你的。”就拱手与众人告别。老关东领着其余的人直奔黄花寨。

黄花寨坐落在沈阳城东十里处的山脚下，有四五百户人家，几千口人。村子原来叫铁匠屯，住着十几户人家。慕雨潇金盆洗手后，就领着不愿自谋生路的手下人来到这里，四面筑起围墙，村里挖了地道，直通村后的山里。打家劫舍的人改邪归正，成了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只是一时半会儿，那手还握不惯锄把，总觉得没有拿枪顺当。

黄花寨真是名副其实的黄花寨，村子里没有一株别的树，也没有一株别类的花草，房前屋后，村道两旁，举目所见，全是开起来千姿百态、娇艳迷人的黄花。这花原产于北美，名为一枝黄，有个绰号叫“霸王花”。花高在一米左右，最高的可达三米，叶子细长，花开在顶端，花株像稻穗，花蕊像小米粒。这花香气很独特，虽淡淡的，却野气十足，很似那种深山涧水旁的野花山草味。这花繁殖能力极强，摧杀别种植物的能力也极强，它一棵植株可形成两万多粒种子，它的根甚至比一棵三五年的树的根都粗。你在一亩地大的面积上随便种下一株，两三年后，那地就会全部长满一枝黄，而且绝不会有别的任何一枝花、一棵草侥幸生存。正因为一枝黄的这种残忍的排他性，植物学家称：“黄花开处百花杀。”

慕雨潇住在村中的一个四合院里，这房子跟东北农村的四合院没什么两样，只不过盖得豪华一些、气派一些。

老关东安顿好他的“臣民”走到四合院门口时，院里正在热火朝天地玩着“官兵抓胡子”的游戏，一个身材剽悍的男人身穿清王朝官服，眼睛蒙着一块白布，身边围着四五十个十岁左右的小孩。这本是东北民间小孩子玩的一种游戏，可到了黄花寨，却被赋予了独特的内容。官兵须穿上满人服装，官服兵服不限，就是穿皇上的龙袍也行，还得蒙上眼睛，寓意瞎抓人。胡子则不可以藏，也不能跑，只能以翻跟头来躲开抓捕。如果官兵的辫子上被扣上五只铁王八，官兵就输了。官兵如果抓到五个胡子，胡子则输了。胡子被抓了要过堂，慕雨潇的西厢房就布置成县衙，满人的县衙，有惊堂木，有衙役，也挂着“明镜高悬”的牌匾。会审中除了插科打诨外，三个问题必须要问，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汉



人还是满人？”如果是满人，立即开释；如果是汉人，则要打五十大板，当然不是真打。第二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当胡子？”被审的人要编造一个悲惨的故事，都是被满人迫害的故事。第三个问题是：“死前你有什么话要说？”这时，胡子就可以趁机把满人狠骂一通，哪怕是轮上慕雨潇做主审官你也可以骂，骂妈骂奶奶骂祖宗都行，骂得越狠越好。

慕雨潇对满人有着刻骨的仇恨，他被满人害得家破人亡，唯一的妹妹到现在仍下落不明。他要给这些汉人的后代从小就灌输对满人的仇恨。

今天扮做官兵的正是慕雨潇，扮胡子的孩子别看岁数不大，倒是都有些功夫，翻转腾挪，往去飞来，一个个劲如脱兔，慕雨潇费了不少劲，才抓了两个。

这些孩子都是慕雨潇收养的孤儿，清一色的关里人。到了黄花寨，这些孩子都不再叫本来的名字，山东来的就叫大东、二东、三东、四东，河北来的就叫大北、二北，山西、河南来的就叫大西、大南，二西、二南。

老关东看着已经三个多月没见的慕雨潇，嘴角浮起一丝坏笑。他悄悄地走到院子一角，推倒一个空缸，冲着“小胡子”们打了个安静的手势，就把缸横着放在慕雨潇的必经之路上。然后引着“小胡子”快速向缸的反方向跑去，待慕雨潇快步追来后，又突然加速向放缸处跑来，慕雨潇一个急停，反身就追，眼看着就要被缸绊倒，老关东们已经把放肆的大笑含在了口里，却见慕雨潇突然一个纵跃，人飞起一丈来高，稳稳地落在地上。

慕雨潇背对着老关东和“小胡子”们，一把扯下蒙在眼睛上的手巾，哈哈一阵大笑，说：“老——关——东！在黄花寨，能干出这种事，敢干出这种事的，除了你老关东，还有谁？”

慕雨潇慢慢地转过身，脸上早已是笑面如花。

“俺大！”老关东大叫一声，飞扑到慕雨潇的身上，钩住他的脖子，就把脸紧紧地贴在慕雨潇的腮边。

慕雨潇纵横关东十六七年，收养了不计其数的孤儿，都是闯关东的豪杰们的后代，而在所有这些孩子中，他最喜欢、真正当自己亲生儿子看待的，只有这个老关东。他喜欢这孩子的聪明，喜欢这孩子身上那种与众不同的邪劲，可以说，第一次看见这孩子，他就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他。

那是八年前的一个夜晚，他跟现在黄花寨的大管家曲东民绑了一个肉票回山，途中在一个林子中小憩，突见林旁的小道上晃晃悠悠地走过

来一个小孩子，边走边唱，唱的那词叫他听了竟然半天合不上嘴：

西北风溜溜的，  
冻得我小鸡鸡硬硬的，  
哪位大嫂行行好，  
……

接下来一句就是让大嫂用什么给他暖暖什么，慕雨潇听了哭笑不得，打马从林子里出来，问：“小孩儿，你是哪个村的？”

那小孩儿歪着头看了看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哪村都不是，我是鬼，睡着睡着觉，把头睡没了，我出来找头来了，大叔，你看没看见我的头？”

听着这小鬼头的一篇鬼话，慕雨潇都不知怎么笑好了，他提起鞭子，向右边指了指，说：“那边二里地有个村子，人多，八成能找到你的头。”说完，策马飞驰而去。

回山后的第三天早上，他正在院子里练功，突见院门口伸进来一个大脑袋，他仔细一看，正是那个自称为鬼的小孩儿。他招了招手，让小孩儿进来，只见那孩子手里拿着一把干树枝，浑身的衣服已经被刮得稀烂。

“哎，我说鬼，你怎么到这来了，找到你的头没？”慕雨潇问。

小孩儿笑了笑，说：“你肯定是好汉，梁山好汉，我找你入伙来了。”

“你怎么找到这的？”

“跟着你的马蹄印啊，你们也太大意了，大意失荆州知道不？幸亏遇上了我，拿着干树枝把你们的蹄印都扫干净了。”

慕雨潇吃惊了，那可是一百多里路啊！这么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就硬是跟着找来了。

“孩子，你几岁了？”

“问那没用的干吗，一句话，你要不要吧？”

“要，要。”慕雨潇忙不迭地点头，他已经喜欢上这孩子了。

从此，老关东就跟在了慕雨潇的身边，他与所有在慕雨潇身边的孩子一样，叫他“俺大”，但心里，他叫的却是“俺爹”。

爷俩儿亲热了一会儿，慕雨潇把老关东放在地上，看了看说：“倒是没瘦。”

“那当然，这一路上，我就是爷，就是祖宗，好吃好喝地供着，恐怕要长膘了。”老关东说着，不觉又有些趾高气扬。



“这次带回来多少人？”

“本来是两千四百九十七人，到城边上，碰上一个寡妇，领俩孩崽子，车拉着一个大白棺材往关里走，叫我一顿煽乎，就跟我来了，不算那匹瘸马，整人，两千五！”

“行，干得不错，回头你跟管家说一声，就把那寡妇和孩子留在寨子里，走，我领你看看咱们的猩爷去。”

话音刚落，东厢房的门开了，一只光着上身、穿着一条肥大裤子的猩猩晃悠悠地走了出来。先龇着牙朝老关东笑了笑，一手打了个手势，一手提着裤子慌急急地冲向墙角的茅房。

慕雨潇笑了笑：“跟你说多少次了，到茅房再解裤带，总这么猴急，有外人在成何体统。”

老关东说：“这次跟我来的人中有一个曲阜的大司仪，干什么要有什么规矩，什么说法，他全懂，过去皇上去那个孔老二坟进香，都是他帮着张罗，是不是让他来，每天给咱猩爷上一课。”

慕雨潇说：“教什么？教它怎么拉屎，怎么擦屁股？”

老关东说：“那也不是不行，你不说过吗，把屁股擦好了也是个学问。”

满院的“小胡子”哄起来。

笑声中，猩爷从墙角慢慢地转了出来，倒背着手，裤子系得板板正正，神态也从容了很多。它谁也不看，晃悠悠地走到老关东身边，突然将老关东抓起向上抛去，抛起足有一丈来高。然后，接住再抛起，三下五下之后，才把老关东放在地上，还未等老关东站稳，一只毛乎乎的大手已伸在他的面前。

老关东明白，这是讨供奉呢，黄花寨的规矩，不管谁外出，回来必须给猩爷带点吃的，否则，这家伙会不高兴，记仇，三天五天不理你。

老关东伸手向怀里摸去，掏出来的却是一把碎麻花。他这次特意在德州给猩爷买了两根馓子（小麻花），放在怀里，一路上保护得好好的。没想到，刚才让猩爷一阵抛上落下的，全都给颠碎了。

猩爷看了看老关东手里那名副其实的“馓子”，撇了撇嘴，冲老关东伸出一根小手指，点了点，晃悠悠地走了。

**4** 在沈阳城外的小津桥，有一个旧物市场，是一条筒子街，约二里长。这条街当时在全国都有名，南方常有客商来这里收购珍玩古董，因为这个市场里的卖主，几乎都是家道破败的满人，手里真有好玩意儿，